中國之武士道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之武士道

梁啓超著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之武士道

蔣序

今人常有言曰。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蠻其體魄。余謂野蠻時代者。所以造成文明時代之作用也。地球當太古之時。僅有荒荒植物之世界者。不知幾何年。此植物世界時代。孕育全地球之養氣。使之濃厚。又埋藏其植物之本質於地中而爲石炭。假令地球無此若干年植物世界之時代。恐養氣不足於用。而石炭亦且無有。其能造吾人今日文明之時代耶。然則吾人當未進人類而尙爲動物之時。角逐於山野。以力自衞。而此體力之養成。至今日尙獲收其效用。自世益文明。用力之事寡。體力遂日益柔薄。此可爲文明時代一大憂患之事。甚則或可至以體力漸銷。而人類竟至絕滅。此毫非過慮之言也。故近時學者。百計千方。時思所以維持此體力之道。若種種體操之事。與學科並重。甚哉。養力之道。固若是其要也。惟我中國自秦漢以來。日流文弱。簪纓之族。佔畢之士。或至終身袖手雍容。無一出力之時。以此遺傳。成爲天性。非特其體骨柔也。其志氣亦脆薄。而不武。委靡而不剛。今日爲異族所憑陵。遂至無抵抗之力。不能自振起。而處於劣敗之列。致其最大之原因。未始不由於此。此尙武尙武之聲。所由日不絕於憂時者之口也。

彼日本崛起於數十年之間。今且戰勝世界一强國之俄羅斯。爲全球人所注目。而歐洲人攷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於其嚮所固有之武士道。而日本亦自解釋其性質剛强之元素。曰武士道。武士道。於是其國之人咸以武士道爲國粹。今後益當保守而發達之。而數千年埋沒於海山數島間之武士道。遂至今日其榮光乃照耀於地球間。雖然。此武士道者。寧於東洋爲日本所專有之一物哉。吾中國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於銷滅而已。吾聞之也。凡有絕大之戰爭。往往賴有雄偉之文字。淋漓之詩歌。而後其印象日留於國民心目之間。否則不數年而黯晦消沈以盡。故戰爭必伴文學。爲今時人所屢唱。蓋非文學則無以永戰爭之生命也。又豈特戰爭而已。凡社會中有超奇之事。故傑特之人物。又必賴有所以紀念留傳者。而後融化其超奇傑特之氣風於全社會中。漸漬積久。而成爲一民族所有之特性。不然。有奇行焉而不彰。有特操焉而不光。則無以激動社會之觀念。而人民將日返於昏庸陋劣之狀態。婆來士曰。阿拔蔑農之前。雖有幾多之勇士。然傳彼等者。以無史家。無詩人。無新聞記者。無歌者。無泣者。無讚者。而遂至埋沒於土中者也。噫。吾聞之而悲夫吾中國之陷於不武。其受病不亦猶是哉。沈沈數千年歷史之中。其可以發揚吾國人之武士道者何限。今日而慕人之有武士道也。亦猶之仰給五金石炭之材料於外國。而不知吾國固所至皆鑛藏也。特不知開鑿而取用之耳。今飲冰主人之著是書。蓋欲發吾宗之家寶以示子孫。今而後吾知吾國尚武之風。零落數千年。至是而將復活。而能振吾族於蕉顇凌夷之中。復一躍而登於榮顯之地位。以無貽祖宗之羞。其必有賴於是矣。

抑尤當進一言於此。余嘗病太史公傳游俠。其所取多借交報仇之人。而爲國家之大俠缺焉。以爲太史公遭蠶室之禍。交游袖手。坐視莫救。有激於此。故一發舒其憤懣。以爲號稱士大夫者。乃朱家郭解之不若。非眞如墨家

者流欲以任俠敢死變厲國風而以此爲救天下之一道也觀於墨子重繭救宋其急國家之難若此大抵其道在重於赴公義而關係於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報復者蓋尠焉此眞俠之至大純而無私公而不偏而可爲千古任俠者之模範焉夫報復私怨殺仇敵而快心此蠻野時代之風任俠者固已恥之若捐軀以報恩此固爲任俠者所許而可爲任俠中道德之一種雖然吾以爲必有赴公義之精神而次之乃許其報私恩焉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義而適以所處之地位有不能不報私恩之事而後乃以報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俠者爲大俠毋爲小俠爲公武毋爲私武此毋視吾言之徒涉乎理論焉吾蓋深有見於中國之事實而以此不可不亟辨別之一言也吾南人焉請言南方夫南方鄉里之械鬪或爲田水或爲墳墓合一村一族之人而起塗膏血捨性命至殺傷千百人而不悔夫非不勇焉惜乎其用之爲爭田水爭墳墓之一小故若擴而大之而爲保種族强國家之事則全地球皆將仰吾人種之勇名雖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偉大之功業又何難建設於吾人種之手而又奚獨讓日本以武士道之名使專美於地球也抑吾邑諸暨又請言其風俗吾邑盖居羣山中於文字性不近文風素劣於旁邑而獨以强悍著稱常人於襪邊多懷逕尺之利刃一言睚眦輒相見以血錢糧多自完納官不敢進其村催索者甚多或兩族相鬪陳尸數百各由其本族之宗祠給與死者之家屬以錢兩造相殺傷無報官者若他人欲借以報仇給死者錢亦有定額一言之下數百千人可立集故天下有事則我邑必有與者淸初革命者數起洪楊之變則有包立身等庚子之亂亦釀敎案向嘗竊計以爲民風若此文化非所期然海內風雲則正英雄之資也及與之語國家大事則茫然多不省聽之若毫不足催其興味者然又與之引而至於五十里百里之外則膽小如鼷竊竊思歸其意氣與在鄉時大異於是乃知其不可用夫吾雖僅言南方僅言吾邑然不過舉其知

者言之耳吾恐私鬬勇公鬬怯吾國人之性質直無一不若是夫世界日益進化者也故人事亦不可不隨之而進化彼日本之武士道當維新之時既以之覆幕尊王而用之於國家至今日又發展其國力與列强爭衡而用之於境外若夫南洋各島之土番跳梁山林出而噬人豈曰不武然而日本之用武焉博美名享榮譽握東洋之霸權而鞏國家之基礎貽子孫以無疆之大業焉而南洋各島之土番號爲野蠻名曰兇惡而土地削奪種族衰耗同一用力而有若是其大不同者無他亦其用之之道有大小焉而已吾聞解剖英雄之性質者其一條曰凡英雄者爲國家爲社會而動者也然則由是而推繹之爲國家社會而不動者非英雄也不爲國家社會而動者亦非英雄也我國人多爲國家社會而不動否則不爲國家社會而動是兩皆非英雄之道也夫我同胞號稱四萬萬於人數居全地球種族中第一位宜乎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矣然我人種非但不能握全地球第一之權力也異族列强得統轄吾之土地而鞭箠吾之人民而我人種伈伈俔俔俯首帖耳不稍自恥奮怒於厥心而思振起而徒用其武力於一身一家一鄉一邑之事如蟻之鬬於隙中不知有天地之大其智識曾不過高出南洋各島之土番一等也如是而欲不爲人之所弱亦難矣昔孟子告齊宣王以好大勇無好小勇吾亦欲以是言進於吾人之前夫是以惓惓焉獨置辨於此而欲擴張我國人尚武之範圍而大之誠審是意而讀是書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時勢而善用之其於提唱尚武者之心必蓋有合矣

甲辰仲冬蔣智由識於日本之東京

楊敍

新會梁氏撰中國武士道一書既成。且自爲之敍。以示楊度。楊度曰。子之命是書爲中國之武士道也。豈非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乎。其欲別於日本之武士道也。豈非以武士道之名。雖日本所有而中國所無。然以云武士。則惟日本以爲藩士之專稱。以云武士道。則實不僅爲武士獨守之道。凡日本之人。蓋無不宗斯道者。此其道與西洋各國所謂人道 Humanity 者本無以異。西人以此問題競爭戰鬪而死者史不可勝述、惟其名不如武士道之名有輕死尙俠之意焉。中國古昔雖無此名而有其實。則假彼通用之名詞。以表揚吾民族固有之天性。固無不可也。雖然。合二國之歷史比較而觀之。此中有一大問題焉。乃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結果所成者。於內則致維新革命之功。於外則拒蒙古。勝中國。併朝鮮。仆强俄。赫然爲世界一等國。若吾中國之所謂武士道。則自漢以後。即已氣風歇滅。愈積愈懦。其結果所成者。於內則數千年來。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權利。任其剗削。任其壓制。而無絲毫抵抗之力。於外則五胡入而擾之。遼金入而擾之。蒙古滿洲入而主我。一遇外敵。交鋒即敗。至今歐美各國。合而圖我。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國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於此極。比之日本。適爲反對。一則古微而今盛。一則古有而今無。現象之相反如此。此其故何哉。梁氏之論中國也。曰專制政體之故。楊度曰。豈獨政治。蓋亦學術之異。有以使之然者矣。夫日本本無固有之學術。自與中國交通以後。乃以中國之學爲學。直接而傳中國之儒教。間接而傳印度之佛教。舉國中人。無能出此二教之範圍者。夫此二教者。其義相反。而其用有相足者。何以言之。孔子之道。專主現世主義。諄諄於子

臣弟友之節。仁義禮智之道。經傳所載。惟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關係。反復言之。而於有生以前。既生以後。皆不過問。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有知乎。恐孝子順孫。妨生以事死。吾欲言死無知乎。恐不孝之子。棄其父母而不葬。故惟言朝聞道可以夕死。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此數語。爲其教戒而已矣。蓋儒教對於生死問題。乃以局外國而嚴守中立者也。其切於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於空虛。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謂儒教爲非宗教者。若夫佛教則不然。釋迦本以此死生問題。棄其王子之位。三衣一鉢。入山學道。彼時觀天地念無常。觀山川念無常。觀萬物形體念無常。經十二年。而一旦於菩提樹下。豁然大悟。其後廣說妙法。普濟衆生。皆無不準此問題。以爲濟渡。以三界爲火宅。以此身爲毒蛇。特立十二因緣。以明生老病死。因果環復。苦業無窮。而以滅去無明。免此生死。爲唯一之手段。以爲身者衆苦之本。禍患之源。又以生死皆由于心。若心滅則生死皆滅。龍樹諸人釋之。亦謂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終不見一法。離生死有住。皆對於生死問題。而力求其寂滅者也。此與儒教教義。實爲大相反對。而日本學之。則反能得二者之長。而相輔相助。以了人生之義務。故其人於成仁取義之大節。類能了達生死。捐軀致命以赴之。故楠正成之將赴難於湊川也。詣明極楚俊禪師而問以死生交謝之際。禪師答曰。截斷兩頭。當中一劍。而正成遂死。新田義貞之將死國也。以書遺子孫曰。進亦非死。退亦非生。死生終必有期。譬如由晝入夜。由夜入晝。其徹悟通達如此。故能輕棄其學佛之軀殼。以保全其學儒之精神。西鄉福澤之流。皆遵此道以成一世之偉人者也。吉田松陰有言。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乃諸人所共同之心得矣。故山岡鐵舟之論武士道曰。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報父母之恩。二報衆生之恩。三報國家之恩。四報三寶之恩。三寶者。佛法僧也。而行此武士道無他義焉。一言以蔽之。至誠無我而已。由此觀之。則日本之所謂武士道者。實儒

實佛，非儒非佛，幾於參合融化，兩取其長，而別成一道矣，然其學儒之弊，不至文柔不振，而流於朝鮮，學佛之弊，不至虛寂無用，而流於印度，此必非拘守一家之說者，可以期此美果者也，而儒教之中，於孔孟以後，獨宗陽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說，策其以身殉道之情，此又於儒術派別之宗尚，亦有以異於我國，擇術既異，收效自殊，此皆其武士道成立之原素，而日本所以致霸於東洋者也，由是反而觀於我國，則戰國以前，學術繁盛，未定一尊，人各鼓其聰明才智，以自獻於社會，故其時實行之力，亦甚强毅，學道之士，心有所識，身必赴之，雖殺身冒死不顧焉，故中國之武士道，於彼時甚爲發達，及乎劉漢之世，罷黜百家，獨宗儒術，其後歷代霸者，利其便己，皆因襲之，專以儒教爲其國教，其間宋儒程朱之儔，稍變面目，雖不如陽明之卽知卽行，勇敢能任，然於孔子之義，無大背焉，夫以儒教之專重現世主義，言生而不言死，切事近情，教人以求仁之術，使中國而果於數千年中實行孔子之道，以至於今，則雖不能以雜霸武功，與今世列强爭雄於地球之上，亦豈不能使彬彬禮義，爲東方君子之國乎，無如自漢以來，所謂尊崇儒教者，不過表面上欺人之詞，而其實則所行者非儒教，而楊朱之教也，世之學者皆謂楊朱祖述老聃，然老聃之道，廣漠無涯，範圍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陰謀，皆自此出，楊朱之學，不足與比肩也，莊子則固儒教之達人，略文而從質者，其論生死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死者，上無君，下無臣，亦無四時，從然而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遂不能過，此齊物論之旨，其意有所寄也，若列子則主萬物一體者，其言曰，死者，人生至樂之大者也，大哉乎死，君子息，小人伏，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不肖者伏，夫莊子以貴賤論，可以警富貴之偷生者，列子以君子小人論，以爲同有一死，則君子何必爲善，小人何必不爲惡，此於勸世之道，無所當矣，然未如楊朱之甚也，楊朱之言曰，百年者壽命之大者也，雖然，達於百年者，於千人無一人焉，又曰，人之生

者奚爲哉。奚樂哉。曰鮮衣厚食之爲爾。聲音美色之爲耳。又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人。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又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高橋五郎論之。謂是皆絕望之語。陷於自暴自棄。流于放情縱慾。嗚呼。推楊朱之罪。則亦何止於此。夫楊朱所持者。亦現世主義也。然於現世之中。不勉爲人生應盡之道。而徒以鮮衣厚食聲音美色爲樂。至教人不爲仁聖而爲凶愚。不爲堯舜而爲桀紂。苟偷俄頃之歡娛。以待一死之臭腐。生前死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顧。此與孔子所持之現世主義。有大相反對。如水火不能相容者。此直人道之公敵。而不僅爲孔教之仇讎也。然惟其與孔教所持。皆爲現世主義。則凡孔教之徒。既不能以佛教之理了解死生問題。而惟於現世之中日用尋常之事。兢兢業業。惟恐失墜。則必遇事遇物。皆爲一身苦惱之緣。於是楊朱之說。得以乘間抵隙。入而據之。學孔子則甚難。而學楊朱則甚易。學孔子則甚苦。而學楊朱則甚樂。人情莫不惡難而喜易。避苦而趨樂。於是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遂爲中國普通社會之思想。至今日而國事之危有如累卵。舉國上下人盡知之。無論若何頑固之徒。未有實信今日之中國爲太平無事者。然知之而遂心焉憂之。謀所以挽救之者。舉國中無幾人焉。自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人。日孜孜於社會。以謀其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樂。不求當世之譽。不顧後來之毀。甘爲凶愚而不惜。至語以國事。則掩耳而走。瞠目而視。若與之言他國之事也者。問其意之所在。則偷生而已。畏死而已。姑保此首領尋娛樂以待死而已矣。不惟存之於心。抑且出之於口。與楊朱之說。無絲毫之差異。蓋純粹之楊朱現世主義也。夫中國號稱儒教之國。若以此而亡其國。抑豈孔子所能任咎者。然使中國果眞屛孔子而師楊朱。取大成至聖之號。移而奉之一毛不拔之人。則羣知中國爲楊教之國。而非儒教

之國．名實相符．表裏如一．則亡國之原因．猶易尋其所在．無如儒教之徒．又曾有如韓愈等者．好爲名實相反之論．以炫其奇．如其代周文作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桀紂而可爲聖明．則堯舜亦可爲暴戾凶愚之與仁聖．可以互易其名．此又楊朱之所不及料矣．然中國之人．方將欲陽奉孔子而陰師楊朱．則亦利用此謬說而樂爲附和之．千百年來．此種論說．流行社會．又已成久假不歸之勢矣．故中國今日之人．明知國家之危亡．猶可頌曰太平．明知官吏之腐敗．猶可媚曰文明．明知人士之無罪．猶可誣曰當誅．充其量．即謂楊朱大聖．孔子無道．蓋亦無所不可．特古昔已定之位置．不敢驟易之耳．夫名實淆亂．表裏違反．至於如此．則日本人之常言．孔子之道．不行於中國．而行於日本．中國奉其名．而日本行其實者．豈過言哉．不然．孔子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何於中國無一能實行之人也．夫孔子之現世主義．行於日本．猶必假佛教以助之．而後實行之力始大．而況中國既無佛教之助．又有楊朱之奪．復有韓愈等．爲我國民獻自欺欺人之術．則秦漢以前輕死尚俠之武士道．果何自而有稍留根芽之地者乎．故中國武士道之所以銷滅者．又因此似孔似楊．非孔非楊之學說．有以斬削之之故也．夫以儒教爲正．以佛教爲輔．而發達此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强也．以儒教爲表．以楊教爲裏．而斬除此武士道者．中國之所以弱也．此即所謂學術不同．有以致之之故也．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貴者．貴其能輕死尚俠．以謀國家社會之福利也．然而死者．實人生最難之問題．白隱禪師謂死生者．事實也．非可以空言空論自慰以慰人者．故苟非其人之理想．能超然於死生之外．則必不能輕棄其身．而欲人知此身之輕而可棄．則此身以外．其更無重於此者乎．抑有重於此身．而不與身同棄者乎．由此以求之．則宗教界哲學界．有一大問題焉．乃靈魂之死與不死是也．古今學者之所論．大抵出入於兩端．其主靈魂有死說者．有二派焉．其一則謂死者

斷滅而絕無。如法儒笛卡兒言人之死也。非靈魂去其身體之結果。不過身體之機械破壞而停止運動耳。然奈布尼克反對之。以爲生物者多數之單子積合而成。其中一單子握主權而爲靈魂。他單子皆從屬而爲身體。植物之精神無死生。則人之單子亦無死生。故死者非消滅而進化也。其二則謂人死惟靈魂滅。其他不滅。如科學家朶因氏哈克斯列氏淸達兒氏之倡生物進化論也。以爲宇宙間之物體皆由元素之化合。物體有生有滅。而元素無增無減。人身組織之物體。亦猶是也。雖生活力喪失以至於死。而勢力恆存。物質不滅。然英儒西濟伊克氏買耶氏反對之。以爲今日之哲學。不當反科學的而當超科學的。以目的論的見解勝機械論的見解。科學者謂人類以適于地球熱度而成形。然地球之原始如何乎。科學者謂地球由太陽分離。然太陽之原始又如何乎。以此窮科學者之說。凡此者皆謂靈魂有死說之未能盡善者也。其主靈魂無死說者。亦有二派焉。其一則謂死後有轉生。世界古時各種宗教皆有此說。如猶太教之言天國地獄。印度之波羅門教佛教之言八大地獄及修羅餓鬼畜生之各道輪迴。埃及古教之言人死之後。轉輾於一百餘種之動物而復爲人。梭格拉底亦謂死者如船長促予出帆。生由死來。死由生來。於此有死。卽於此有生。故以哲學爲學死之學。然世人之反對此種論說者。則曰。告汝死屍蠕蛆蝟集者。汝之後身也。汝之轉生也。嗚呼。此實快論也。夫世界至今日科學日進。此等謬說自不待辨。歐美之人若此觀念者。蓋已漸少。惟南洋土蠻猶謂死爲第二之生。中國今日下等社會女子社會。猶特此輪迴報應之說。以爲懲勸。則無教育之國所必有之現象也。其二則謂死後無轉生。如普拉得之言人之精神居于肉身之中。而生束縛。故必於肉身上制下等之情慾。養本來之性質。而歸復於實體。然加藤咄堂論之謂精神含此肉身。必無所歸。則亦不能離肉身而存實體。凡此者皆謂靈魂無死說之未盡善者也。然則靈魂果有死

乎。果無死乎。欲言有死。則世之死者無所勸。欲言無死。則死後之精神。人誰見之者。雖然。吾思之吾重思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獨其體魄之異也。尤在其精神之異。禽獸之知覺。亦能覓食以避飢。擇居以避寒。自謀其體魄之生活。惟其精神所及者。不過如此。雖亦有愛護其羣之德。然不能發達此精神。使之布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此其所以不如人類也。若夫人類。專以體魄而論。據生物學者之言。則人猨同祖。其一身之構造所以異於他動物者。蓋亦幾微無幾。惟其精神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此其所以爲高等動物也。若如楊朱之學。專以其高尚純潔之精神。用之於鮮衣厚食聲音美色之地。以自適其體魄。圖生前下等之樂。而不能任重致遠。以謀人羣之福利。則與禽獸直無以異。安見其爲人類乎。故人類與禽獸之界。不以體魄之構造分之。而以精神之作用分之。可一言以判焉。曰精神戰勝體魄者爲人類。體魄戰勝精神者爲禽獸而已矣。雖然。人之精神與體魄戰。而欲求其勝。此其事亦甚難。既有體魄。則有衆苦飢寒勞動。在在迫之。於是衣食住三者之慾望以起。而此慾望者。因體魄而牽及精神。環吾一身種種困難。皆爲精神之累。此仁聖凶愚堯舜桀紂所同有而不能避者也。惟桀紂則以精神殉之而成爲凶愚。堯舜則不以此變易其固有之精神而成爲仁聖。故仁人君子每遇不得已之際。輒毅然棄其體魄而保其精神。誠以理欲交戰之際。必有一勝一敗。二者既不可得兼。則甯舍體魄而取精神。以一死棄此臭皮囊之苦累焉。雖然。體魄則已死矣。其精神亦將與之俱死乎。是則不然。夫今日之世界。爲古人之精神所創造。將來之世界。又必爲今人之精神所創造者。此人類進化之道。純恃此以爲之元素者也。仁者之精神。恆以普濟衆生爲其畢生之義務。其身雖死。而其精神已宏被於當世與後來之社會。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釋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於中國言孔子。則孔子死。於日本言孔子。則孔子

生。於印度言釋迦則釋迦死。於日本言釋迦則釋迦生。死者其體魄。而生者其精神故耳。由此推之。今世界之言共和者。無一而非華盛頓。言武功者無一而非拿破崙。言天賦人權者無一而非盧梭。言人羣進化者無一而非達爾文。蓋自世有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諸傑以來。由古及今。其精神所遞禪所傳播者。已不知有幾萬億兆之孔子釋迦華盛頓拿破崙盧梭達爾文矣。而遂以成今日燦爛瑰奇之世界。其餘聖賢豪傑之士。皆無不如此者。此無他。體魄者所以載人之精神者也。使無精神。則體魄無所用。使無體魄。則精神亦無所寄。然體魄者無百年而不死。無論若何賢哲。能以不死之丹長生之藥。避此無常之風。以常留於世界。而欲以此至促之體魄。載其至永之精神。此其道無由。於無可如何之中而欲有以補之。則惟有借來人之體魄。以載去我之精神而已。去我之體魄有盡。而來人之體魄無盡。斯去我之精神與來人之精神。相貫相襲相發明相推衍而亦長此無盡。千秋萬世。永遠流傳。非至地球末日人類絕種。則精神無死去之一日。盛矣哉人之精神之果可以不死也。故予以爲非解釋死後之精神問題者。不能解釋生前之體魄問題。世之宗教家哲學家有欲於生死問題中求正大無弊之說者。或亦以予爲知言也。梭格拉底有言。人類之進步。以個人連續之無限而始成之者也。豈非此意也乎。雖然。此理也固猶哲理中言也。以之對於吾國國民所師奉之楊朱學說。重體魄不重精神。顧生前不顧死後者。則猶有反對之勢。彼以爲死後至永之精神。留之亦將何用。生前至促之體魄。其苦已不可償。羣將笑爲大愚。而無從得其相喻。然予於此更有說焉。夫楊朱之持現世主義。必以爲天下萬事萬物。舉不足以敵生時體魄之樂利故耳。必非生前體魄無可樂。而必強留此以自苦惱也。夫人欲體魄之樂。則必於衣食住三者之求適意。而欲三者之適意。則必於生計使能活潑而不困窮者。此一定之勢也。然今日之世

界。則正各國幷立強國奪弱國之生計。強國國民奪弱國國民之生計。而自求其衣食住之適意以遂其體魄之樂之世界也。故於農業則力求種殖。於工業則力求製造。於商業則力求交通。而又知欲求三者之發達。以與他國之國民競爭。必非各個人之力所能濟也。於是合羣力以組織一國家。爲保護一國人民之具。環地球各國之國家。未有不內以保己國國民之生計。外以奪他國國民之生計爲其職務者也。然猶恐內政不足以及外。復重外交。設國與國競爭之機關焉。爭之不得。則兵力隨之矣。故今世各國之戰爭。非如古者爭地殺人之役也。戰勝之後。地棄之而不必取。人棄之而不必殺。惟與訂條約。取戰敗國國民之生計。攫之以歸於己而已。故兵強國盛者。其國民之衣食住。多有富美優厚安閒逸樂之象。誠有如楊朱所言鮮衣厚食聲音美色者。如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之人皆是。此吾國國民所親見而震駭之歆羨之者也。及反而觀於吾國。則自上至下。人人皆有趨利不遑之狀。爲官吏者各自營其私囊。謀歸樂於鄉里。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爲士爲商爲工爲農者。日孜孜於社會求所以自養且養妻子者。日如不及。問何以故。必曰生計之故。近十餘年以來。富者降而爲中產。中者降而爲貧人。舉國之人。其於一生數十寒暑之中。能安然坐享。不憂他日之凍死餓死者。蓋四萬萬人之中不能得萬分之一也。此無他。中國之人。無自保生計之國家。其生計日爲他國國家所分取。他國國民所分奪。而日陷於九生一死之地。其致此之原因雖甚繁多。然其總因則必由於我國民之公德不昌。各謀私利於團體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組織國家。以謀公共之生計。因而個人之生計。亦以不保。力薄氣渙。坐待外人之攫。至於今日。四百萬餘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餘萬英里矣。工商不振。每歲流出之財。已至一萬萬四千餘萬矣。各國求其工商運輸之便利。於我國內所起造之鐵路。已至四千四百四十五英里矣。其餘失去之礦產航路稅關郵

政工廠等。尤所在皆是。取吾人所以爲衣食住之資本者。幾已攫奪罄盡。猶且競爭未已。不肯稍留餘利。以爲我等養生之具。吾國國民本欲各營其私利。而不顧公利。而其結果則以不顧公利之故。至私利亦不可得。所謂生前體魄之樂。不知何年可以適意。而轉死溝壑之期。反日迫一日。不得衣則將凍死。不得食則將餓死。不得住則將勞死。去生之日漸遠。去死之日漸近。十年以後。吾恐中國國中。亦將如印度內地有乞人滿路餓殍盈谷之慘矣。嗚呼。我國民與其爲楊朱所欺。而長此謀個人獨生之樂。而不可得也。則何不謀團體共生之樂。而因以得個人之樂乎。與其羨英美法德日本諸國人之體魄娛快生計優裕也。則何不自謀我國之生計。而亦求其體魄之安適乎。且與其待凍之至而謀衣。待餓之至而謀食。待勞之至而謀住。則何不早謀之。謀之不得。亦不過凍死餓死勞死而已也。非有他也。且與其明知必有凍死餓死勞死之一日。則何不於未凍未餓未勞而先求其死所。故在今日之世界。而居中國之地。爲中國之人。避死亦死。不避死亦死。等死也。與其爲避死而死之人。何如爲不避死而死之人。夫避死而死者。中國今日之人之死法也。不避死而死者。中國古時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也。其死則同。其所以爲死者則大異。加藤咄堂之論死法也。分爲六種。健全者三。不健全者三。健全者。一曰。視生死如一。謂聖哲之達觀者。二曰。死於個人而生於社會。謂以死成仁者。三曰。信天命。謂當事變而不亂者。不健全者。一曰。自死以斷痛苦。謂自殺者。二曰。以死爲得未來之生。謂情死者。三曰。以死爲得精神之安慰。謂迷信死後之幸福者。吾中國武士道中諸人之死法。則皆健全而非不健全者。若夫今人。則方在偷生避死之時。卽不健全之死法。亦未暇研究之也。國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與四千年前之人物。後先相接。而發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國。變而爲更生之中國。與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於地球之上。稱爲黃種中第一等國之國民者乎。則或者挾

盧無黨之刃以與雷電爭光也。或者舉革命軍之旗以與風雲競色也。或者奮軍國民之氣以使中國國旗揚威。振彩於海外。以與列强爭一日之雄也。皆必以至誠無我之精神。而能了解生死問題者。斯不惟政治上之精神。抑亦學術上之精神矣。予聞梁氏將述武士道之死生觀別爲一書。曰「死不死」。不知其所論與予若何。夫予之欲以佛教助儒教。以日本鑒中國也。與梁氏述武士道之意必相合也。今質之梁氏。以爲何如。湘潭楊度叙

自敘

新史氏既述春秋戰國以迄漢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聞於太史者為中國之武士道一卷乃叙其端曰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我神祖黃帝降自崑崙四征八討削平異族以武德貽我子孫自茲三千餘年間東方大陸聚族而居者蓋亦百數而莫武於我族以故循優勝劣敗之公理我族遂為大陸主人三代而往書闕有間矣即初有正史以來四五百年間而其人物之卓犖有價值者既得此數於戲何其盛也新史氏乃穆然以思瞿然以悲曰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誰造之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人力造之司馬遷良史也其論列五方民俗曰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中山地薄人眾民俗懁急丈夫相聚游戲慷慨悲歌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由此觀之環大河南北所謂我族之根據地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夫形成社會之性質者箇人也而鑄造箇人之性質者又社會也故人性恆緣夫社會周遭之種種普通現象特別現象而隨以轉移中國自昔非統一也由萬國（夏禹時）而三千（殷時）而八百（周初）而百二十（周東遷時史記稱孔子適周見百二十國寶書）而十二（春秋時史記有十二諸侯年表）而七（戰國時）而歸於壹其間競爭劇烈非右武無以自存蓋一強與眾弱遇弱者固弱強者亦不甚强數强相持互淬互厲而强進矣其相持者非必箇人也强羣與强羣相持其强之影響徧浸漬

於羣中之分子。而箇人乃不得不强。此春秋戰國間。我民族所以以武聞於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則由外族間接以磨厲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我族之有霸國。始於春秋。(霸常稱五霸謂霸主也吾謂霸者以國不以主故易稱霸國)霸國者。强權所由表徵也。其在春秋。曰齊。曰晉。曰秦。曰楚。曰吳。曰越。其在戰國。則晉分爲韓趙魏。吳越合併於楚。而更益以燕。此諸國者。皆數百年間我民族之代表也。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厲。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尚武爲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原。皆賴是也。請言齊。環齊左右者。徐萊淮夷綦强。故太公初封營丘。萊夷即與之爭國。(見史記齊世家)其後徐偃王朝三十二諸侯焉。(見韓非子)故太公以悍急敷政。而筦子作內政寄軍令。齊富强至於威宣。蓋以此也。請言晉。晉故狄地也。故晉人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左傳莊公廿八年)又曰。晉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同昭十五年)又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同成十六年)故春秋之世。晉與狄相終始。而猶未能得志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而戰國之中山也。三卿分晉。而趙當其衝。故武靈王曰。中山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戰國策趙策)故以胡服騎射敎民。舉國皆執兵焉。全晉之時。其民既以仁悍稱。至趙益甚。蓋以此也。請言秦。秦最初以討戎功得封。秦仲以來五世與戎爲仇。死戎難者三焉。(見史記秦本紀)秦穆修政。乃伐西戎。滅國十二。辟地千里。秦之建國。以血肉與諸戎相搏而易之也。其後商鞅厲農戰。司馬錯伐蜀。而秦即用是以并天下。請言楚。楚之封。與古三苗遺裔爭地。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曰。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見左傳宣十二年)楚之能强。皆以此也。請言吳越。吳越通上國較晚。其初代與他族競爭之烈。不可深考。要之亦我族沐甚風櫛甚雨而撫其地也。闔閭勾踐時代。所以厲其民者至矣。請言燕。燕僻處東北。自春秋初即有

山戎之禍，其後北戎日益暴，而燕亦日益强，是以得幷六爲七，以顯於戰國也。太史公曰，天下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謂秦與趙與燕也。夫使武靈不以幽弑，樂毅不以間亡，蒙恬不以讒殺，三子者有一焉，能終其業，則黃帝以來獯鬻之患，或至是而竟消滅，而後此白登之圍，甘泉之烽火，乃至劉石金元之恥辱，或竟不至以汚衊我國史焉，未可知也。夫其對於外族之競爭旣若是矣，其在本族，亦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兢兢於均勢，汲汲於自完，故尙武之一觀念，上非此無以率其民，民非此無以事其上，蓋社會之大勢所以鼓吹而摩盪之者如是也。六國之末，懸崖轉石之機，愈急愈劇，有勢位者，益不得不廣結材俠之民以自固，故其風扇而彌盛，名譽譽此者也，爵賞賞此者也，權利利此者也，全社會以此爲教育，故全民族以此爲生涯，轟轟烈烈，眞千古之奇觀哉。夷考當時武士信仰之條件，可得十數端。一曰，常以國家名譽爲重，有損於國家名譽者，刻不能忍，如先縠欒書郤至雍門子狄之徒是也。一曰，國際交涉，有損於國家權利者，以死生爭之，不畏强禦，如曹沫藺相如毛遂之徒是也。一曰，苟殺其身而有益於國家者，必趨死無吝無畏，如鄭叔詹安陵縮高侯嬴樊於期之徒是也。一曰，己身之名譽，或爲他人所侵損輕蔑，則刻不能忍，然不肯爲短見之自裁，不肯爲懷忿之報復，務死於國事，以恢復武士之譽，如狼瞫卞莊子華周杞梁之徒是也。一曰，對於所尊長，常忠實服從，雖然，苟其舉動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者，雖出自所尊長，亦常抗責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後，亦不肯自寬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如鬻拳先軫魏絳之徒是也。一曰，有罪不逃刑，如慶鄭奮揚之徒是也。一曰，居是職也，必忠其職，常犧牲其身乃至犧牲其一切所愛以殉職，如齊太史兄弟及李離申鳴孟勝之徒是也。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報之，如北郭騷豫讓聶政荊軻之徒是也。一曰，朋友有急難，以相托者，常犧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是也。一曰，

他人之急難、雖或無與於我、無求於我、然認為大義所在、大局所關者、則亦銳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魯仲連之徒是也、一曰與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祕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趣死無吝無畏、如田光江上漁父溧陽女子之徒是也、一曰死不累他人、如聶政之於其姊、貫高之於其王是也、一曰死以成人之名、如聶榮之於其弟是也、一曰戰敗甯死不為俘、如項羽田橫之徒是也、一曰其所尊親者死、則與俱死、如孟勝之門人、田橫之客是也、一曰其所遇之地位、若進退維谷、不能兩全者、則擇其尤合於義者為之、然事過之後、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鉏麑奮揚子蘭子之徒是也、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圖一事者、至事過境遷以後、無論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無負其志、如程嬰成公趙之徒是也、一曰一舉一動、務使可以為萬世法則、毋令後人誤學、我以滋流弊、如子囊成公趙之徒是也、其餘諸美德、尚不可悉數、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嗚呼、橫絕四海、結風雷以為魂、壁立萬仞、鬱河嶽而生色、以視被日本人所自侈許曰武士道武士道者、何遽不逮耶、何遽不逮耶、嗚呼、我民族武德之斲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為剛、萬夫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為秦始皇、始皇既壹天下、鋤羣強、而獨壟之、賈生記之曰、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諸咸陽、銷鋒鑄鐻、以弱天下之民、又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民氣之摧殘、自茲時矣、幸其凶燄不久、即被決潰、而前此遺風餘烈、且尚未沫、故楚漢之間、前躅彌劭、張良等萬乘於褐夫、田橫死絕島而不悔、貫高糜膚以白主、鬻嬰擲侯以拯友、猶先民之遺志也、次摧之者、則漢高祖、叔孫通定朝儀、尊揚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慴伏、汗下不敢仰噎、蓋稍稍憊矣、然鄉曲

豪舉游俠之雄若朱家劇孟王孟濟南瞯氏陳周庸郭解等聲氣尚動天下次則景武之間復大挫之徙諸侯強宗豪傑及富人於諸陵班固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强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見文選兩都賦）此殆猶始皇殺豪俊弱天下之意特其操術巧拙殊異耳聚天下血氣之士於輦轂下使其心志佚於淫冶其體魄脆於奢靡皆狐假有言吾且柔之矣（近儒龔自珍定菴文集有京師樂籍說一篇最能發明此義）而復選嚴酷之吏為司隸為尹以次第鋤之蓋景帝大誅游俠（史記游俠列傳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孝武承流法網逾密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減宣杜周輩希指承體草薙而禽獮之而公孫弘主父偃之徒復假儒術文姦言以助其燄（史記游俠列傳云吏奏郭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又徙豪傑實陵邑之議實發自主父偃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列傳云偃說上曰天下豪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者也云云）至是而尚武精神澌滅以盡矣太史公傷之曰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如樊仲子趙王孫輩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姚西杜南仇東趙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又鄉者朱家之所羞也（史記游俠列傳）嗚呼千百年養之而不足數十歲鋤之而有餘不亦重可悲耶蓋季布以武俠聞一世而討伐匈奴之議猶且以含垢忍辱勸人主則黃帝以來遺傳之武德既已銷磨而我族之對外始不競矣要而論之則中國之武士道與霸國政治相終始春秋時代霸國初起始形成武士道之一種風氣戰國時代霸國極盛武士道亦極盛楚漢之交時日雖短猶然爭霸也故亦盛漢初天下統於壹矣而猶有封建則霸國之餘霞成綺也而武士道雖存亦幾於强弩之末不穿魯縞逮孝景定吳楚七國之亂封建絕跡而此後亦無復以武俠聞於世者矣嗚呼時勢造人豈不然哉夫歷九州而相君挈四海以為家其進也既厲於競爭有以為功名之地其退也復得所保護有以為逋逃之藪故士之能以武自見者非獨天性亦形勢使然也及天下定於一尊為人上者無復敵國之足以

勞其狼顧。前此强强相持之勢。忽變爲一强遇衆弱。而其所最患弱者之復起而爲强耳。故前之奨之者。今則戕之。前之翼之者。今則摧之。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天下一家。山谷海澨。悉受成於天子之命。吏法網所觸。欲飛靡翼。束手待司敗而已。倔强者死焉。次焉者易其操。前輩死焉。後起者無以爲繼。夫社會之勢力。必有所承襲而始得永續性。後起者雖欲自建樹。則固於其始萌蘖之頃而牧之矣。以故强武之民。反歸於劣敗淘汰之數。而惟餘弱種以傳子孫。昔人詩曰。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君子觀此。未嘗不仰天而長慟也。然則我國苟長爲戰國時代。互均勢終不相下。是果爲國之利乎。曰利害未可知。然大勢固不許爾爾。中國之地勢。爲天然統一之地勢。而幅員如此其遼廓。戶口如此其衆多。其在幼稚時代。非厚集權力於中央。無以爲治。故專制必與統一爲緣。不得不以一强馭羣弱。勢使然也。夫使竟外無復他强以與我相遇。則長此終古。保守秩序。甯不足以致小康。其奈全世界物競之大勢。又不許爾爾。夫是以情見勢絀。而二千年來。遂以屈辱之歷史。播醜於天壤。他勿具論。即如漢孝武者。豈非一世之雄主耶。其對外思想。雄健沈鬱。白登之恥。繒幣之辱。刻未嘗去懷也。膺懲之志。終身以之。而成功遂不逮趙武靈王者。武靈時代。全趙皆强。孝武時代。則强者僅孝武一人。而其餘皆弱也。以全體積弱之民。而從事外競。未有能幸者矣。孝武欲揚本族之威於域外。而又鋤本族之氣於域中。此所謂郤行而求前也。自茲以還。經一度梟桀之主。則武德之銷磨愈增一度。前此所謂專制者。則一人剛而萬夫柔也。後此所謂專制者。則客族剛而主族柔也。以萬夫之柔者。與一人之剛者抗。彼雖武甚。然固極少數。踏之猶易也。至於以主族之柔者。與客族之剛者抗。則彼固亦有多數焉。以爲爪牙。始焉以我弱故。彼乃得以强加諸我。繼焉以彼强故。而我之弱益不可復瘳。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引而無窮。每下愈況。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極於今日。皆此之由。

故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而又不得不終致憾於人事也今者民智程度漸脫離天造草昧之域而時勢蓋一變矣合五大洲爲一大戰國而地勢蓋又一變矣所未變者人事而已西哲有言凡可以以人力破壞之物必還可以以人力恢復之夫我族之不武其第二之天性耳若夫最初之天性則舉今存諸族度未有能出吾右者此歷史所明以告吾儕也今者愛國之士莫不知獎厲尙武精神之爲急務雖然孔子不云乎我欲見諸空言不如徵之行事之博深切明又曰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又曰吾舍魯奚適矣今之君子大聲疾呼以告其同胞曰君其尙武君其尙武未之或聽也乃襍引五洲史乘撫偉人言行曰某氏武故顯其國某族武故長其鄰豈不使萬里之外聞而奮興耶而彼久束溼薪之大多數人猶或曰吾秦人而子語我以越之肥瘠也甚者或曰天實厚彼賦之武德終非吾族所能幾也吾故今蒐集我祖宗經歷之事實貽最名譽之模範於我子孫者敍述始末而加以論評取日本輸入通行之名詞名之曰中國之武士道以補精神教育之一缺點云爾嗚呼我同胞與！與！！與!!!汝祖宗之神力將式憑焉以起汝於死人而肉汝白骨而不然者汝祖宗所造名譽之歷史逮汝躬而斬也其將何面目以相見於九原也

中國之武士道

凡例

一初撰此編原欲以供士夫之參考一二友人見之謂宜稍整齊之使適教科用蓋欲使全國尙武精神養之於豫而得普及也故爲今體

一武士道者日本名詞日人所自稱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馴且含義甚淵浩故用之

一本編採集春秋戰國以迄漢初我先民之武德足爲子孫模範者以列傳體敍次之加以論評以發揮其精神

一所引古籍皆依原文有刪節無改竄存其眞也

一各章皆將引用原書注明章末非徒以徵信而已亦以備教科參考因著述有別裁往往不能全文直錄而事之始末或有不能不爲學生講者則教師依所注原書檢之可也又先秦文字或有奧古難解者著者斷不敢以今文竄易之教授者繙原書當得注釋焉

一興味爲教育兒童之要件本編所採事實皆最有興味能刺激人腦識者故以充高等小學及中學之教科最宜

一近來新智識輸入教育必要之條件既繁多故國文一科反致欠缺僅教以識字綴句而已其餘新出諸籍又皆間雜譯語詰鞫爲病祖國高等文學之精神遂將失墜本編所采皆先秦名文教者宜擇其中長篇授學徒

口誦。以啓發其文學之天才。勝於讀詞勝理疏之八家文也。

一每篇末所綴評語。不過略發己見而已。引申觸類。是在教者。

一篇首之自序。揭著書本旨。以供教師參考。非爲學生用。教者隨時援其誼以詔學生。亦振厲精神之一法也。

一本編敍次。一依年代。惟以孔子爲二千年來全國思想之中心點。故遂冠諸首。以資信仰。

一本編去取。微有權衡。如專諸與荊聶同類。以其爲一私人野心之奴隸。非有所不得已。且無與全國大計。故黜之。如季布與朱郭齊名。以其亡命齷齪。且貴後無所建白。而以暮氣損民族對外之雄心。故黜之。又如魯仲連。一文弱書生。未嘗有決死犯難之舉動。然其理想。實當時武士道之代表。故列焉。凡諸去取。皆此類也。

一漢景武以還。武士道消滅。不復有如錦如荼之人物。常光寵我歷史。故記載止於是焉。實編者無窮之遺憾也。但此後吉光片羽。亦非無人。尙思更爲續編。起傳介子。訖張汶祥。若其殺青。俟諸休暇。

甲辰十月　編者識

中國之武士道

目錄

晏嬰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北郭騷及其友
齊太史及其三弟　南史氏
邢蒯聵及其僕
程嬰　公孫杵臼
伍子胥　江上漁父　溧陽女子
申包胥
要離
子囊
雍門子狄
田基
成公趙
申鳴
豫讓

貫高　田叔　孟舒　趙午

朱家　劇孟　郭解

中國之武士道

孔子

魯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退孔子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退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讙龜陰之田（參合左傳定公十年及史記孔子世家）

新史氏曰天下之大勇孰有過我孔子者乎身處大敵之衝事起倉卒之頃而能底定於指顧之間非大勇孰能與於斯其盟辭之力爭國權不肯讓步則後此藺相如相趙折秦之所由取法也呂氏春秋愼大覽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則孔子之勇其可以想見矣（按左氏襄十傳云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似是孔子父叔梁紇事呂覽記作孔子事未知孰是要之孔子之勇受諸遺傳矣）孝經記孔子言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莊子引孔子言曰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秋水篇）孟子引孔子言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論語中庸多以知仁勇三達德並舉孔子

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

新史氏又曰。韓非子顯學篇稱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按此正後世游俠之祖也。孔門必有此一派。然後漆雕氏乃得衍其傳。孟子述北宮黝孟施舍之風。正若是。而云一似曾子一似子夏。且引曾子雖千萬人吾往矣之言以爲證。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揚觶辟人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在此位。可見孔門尚武之風。必甚盛矣。至若田常作難。宰我殉齊於庭中。(見鹽鐵論足證宰我非黨田氏)蒯聵犯命。子路酬衞於結纓。(見禮記檀弓及史記)又盡人所同知矣。說文訓儒爲需弱。其去孔子之眞。不亦遠乎。今敍次武士道。一依年代。惟首列孔子者。示一國以嚮往云爾。

曹沫 (或作曹翽或作曹劌)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君臣之位。顏色不變。(史記刺客列傳)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無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汝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君

其許之。乃遂封於汝南。與之盟。（呂氏春秋上德篇）

新史氏曰。曹子一怒以安國家定社稷。偉哉。曠古之奇功也。史遷以之與專諸聶政並列。夫專聶者。徇一人之恩仇。以死報之。俠則俠矣。而於大局何與也。若曹子者。其千古武士道之模範矣。

弘演

衞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衞。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衞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衞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衞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呂氏春秋忠廉篇）

新史氏曰。呂氏所以論弘演至矣。晏子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若是夫懿公。殆可非死之君也。然以一死動强鄰。使國家亡而不亡。是則非爲獨夫死。爲國民死也。

鬻拳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杜注）絰皇。冢前闕。 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

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左傳莊十九年）

新史氏曰。君敗而歸。則拒弗納。何以故。以辱國故。國重於君。君而辱國。吾弗君也。鬻拳可謂知愛國之大義矣。强迫其君使恢復國威。記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鬻子其愛君以德者歟。君爲社稷死而死之。又何凜凜也。武士之精神具矣。

先軫　狼瞫

晉先軫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狄伐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氏文二年傳）

新史氏曰.若先軫狼瞫者.可謂春秋時武士道之代表矣先軫於秦帥一事以其關於國家大計也.雖以君主太后之過舉.曾不稍假借.愛國之熱誠驅迫使然也.非過而自覺失禮.亦不肯稍自假借.自愛之熱誠驅迫使然也.彼有大功於國而猶若是.使周亞夫而知此也.則何有怏怏非少主臣之誚乎.狼瞫不甘被黜.以失其勇名也.不肯犯上.以是爲非武士之道德也.左氏許之曰君子.宜矣.大抵當時所謂武士道者.苟有一毫損害其名譽者.則刻不可忍.甯犧牲身命以回復名譽.彼視名譽重於生命也.雖然.又不肯妄殺人.不肯妄自殺.以殺人爲亂暴之舉動.自殺爲志行薄弱之徵也.故必俟國家有戰事.乃率先陷敵陣.一死以揚國威.如此者.謂之大勇.嗚呼.是可爲百世師矣.

鄭叔詹

晉文公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國語晉語)

新史氏曰.史記鄭世家云.『詹言於鄭君曰.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與國語異.要之詹之辦一死以救國.則事實也.其得放免.則其智也.藉曰死焉.則其仁也.皆我輩所當崇拜者也.

先縠　欒書　郤至

楚伐鄭、晉師救之、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彘子（即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將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不爲也、以中軍佐濟（左氏宣十二年傳）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欒武子（名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左氏成十六年傳）

新史氏曰、邲之戰、鄢陵之戰、皆非晉之福也、先縠欒書郤至三人者、其人格皆不足道、今舉之者、不以人廢言、謂其言皆以國家之名譽爲重、可以代表當時全國尙武之精神也、晉之建國、在羣狄之間、故籍談曰、晉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左氏昭十五年傳）范燮亦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成十六年傳）蓋晉之國勢、非取軍國民主義、無以自存、故武士道之風、晉最盛焉、此所以能紬霸百年、而戰國以後、三晉之威稜、且未墜也、

慶鄭　魏絳

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號焉。遂去之。　秦及晉平。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左氏僖十四十五年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左氏襄三年傳）

新史氏曰。有罪不逃刑一語。是當時武士道最要之信條也。先軫慶鄭魏絳。皆守斯律也。又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可見當時軍人之理想。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史記循吏傳）

新史氏曰。以死殉職守。以死殉法律。勇之至也。是眞能得法治國之精神哉。當時武士道成爲風氣。其所感被。不獨在軍人社會而已。

鉏麑　奮揚　子蘭子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氏宣二年傳）

楚平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左氏昭二十年傳）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三人者其事實頗相類．其殉其職守也．猶李離之志也．其有罪不逃刑．猶魏絳之志也．而奮揚之智．足以全人父子．尤倜乎遠矣．

卞莊子　華舟杞梁及其母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齊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篇）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

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此三人者皆以身殉名譽者也以武士立於國中而蒙不武之名刻不能忍也或曰彼於其戰也則既已恢復其名譽君帥重之鄰國敬之矣其死不亦可已乎曰當時之武士以爲名譽一玷則其恥終身不可洗滌猶婦人見汚於強暴非死無以自明也是其特別之理想也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謂此焉雖然是可以厲末俗矣今日寡廉鮮恥之國民以此藥之最良

晏嬰

齊崔杼弒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慶立景公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左傳襄二十五年）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

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殺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俯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可嬰且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敎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新史氏曰，晏子可謂能愛國矣，其不死莊公之難，非苟活也，爲國民者，有死國而無死君，此大義，我國人罕有知之者，惟晏子明辨之，其在崔氏門外之數言，雖梨洲之原君原臣，何以加焉，及入盟之際，攖逆鱗，冒白刃，去死不容髮，而詞嚴義正，慷慨從容，一何壯也，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之所以養之於平日者素矣，卒定大難，以其君顯，有以夫，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

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新史氏曰。晏子固好勇者。乃以卑劣手段殺此三人。以挫士氣。豈不甚哉。後諸葛武侯爲梁甫吟以哀之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上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墓。田彊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旦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誠惆之也。然三士者。重名譽而能下人。競功名而不惜死。武士之精神。武士道之道德。皆具矣。百世下猶將見其氣象焉。表同情者。豈特一武侯哉。

北郭騷及其友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梱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方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呂氏春秋士節篇略同）

新史氏曰。北郭騷之於晏子。與侯嬴之於平原君。何異焉。而騷之著稱於後世不若嬴。則一見於史記。而一不見也。附驥益顯之義。信夫。抑北郭子之義。非徒報晏子也。而實以安齊國。侯生死以存趙。北郭子死以安齊。重於泰山。其是之謂乎。其友亦第二之北郭也。書闕有間。名以不章。悲夫。君子不輕受恩於人。受則必思所以報之。於戲。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而今亡矣。

齊太史及三弟　南史氏

齊崔杼旣盟於大宮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左氏襄二十五年傳）

新史氏曰忠於職任能盡義務不畏强禦不枉所掌者是謂大勇齊大史兄弟四人及南史氏當之矣豈徒史家之模範實全社會人所當步趨也轟轟男子乃佚其名後史之責矣夫

邢蒯聵及其僕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旣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旣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邢蒯聵事大類弘演其與晏子死國不死君之義頗異雖然其地位固異也晏子自信不死可以定國家蒯聵智德不逮晏子死而可也其對其僕之言深合於論理法抑僕亦偉人矣

程嬰　公孫杵臼

晉屠岸賈將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以君命幷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史記趙世家）

新史氏曰程嬰杵臼之義古今稱之吾贊蓋贅焉獨嬰大功既成宜可不死願必死者不負初志也當時武士道之信條則然也於戲媺哉

伍子胥　江上漁父　溧陽女子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尚為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荊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荊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illegible]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

漁者之蘆碕。日入漁[illegible]卽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於子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淸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淸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越絕書）

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史記楚世家）

新史氏曰。伍子胥引外族以自覆其祖國。律以愛國之義。蓋有罪焉。雖然。復讎亦天下之大義也。怨毒之於人甚矣。父寃死而不報。則亦無人心者也。以孔子之聖。猶且去魯干七十二君。當時風尙如是。於子胥何責焉。其智深勇沈。則眞一世之雄也。江上丈人。擊絮女子。悠悠行路。乃爲之死。豈崇拜英雄之心所驅使耶。然則張儉之望門投止。破家相容。（見後漢書黨錮傳）其又不足異也已。

申包胥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場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氏定四年傳）

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墨。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下略）（淮南子）

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貽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新序士節篇）

新史氏曰。以愛國之義。則包胥又賢於子胥遠矣。七日七夜。不飲食。不絕哭。以拯國難。自古及今。天下萬國。未嘗有也。得一人可以光國史矣。功成不受賞。蓋認愛國爲應盡之義務。不自知其爲奇節也。於戲。其人格又出魯仲連上矣。

要離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

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衞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呂氏春秋）

新史氏曰要離之事業非有益於國而至湛棄其無罪之妻子以長君之惡君子弗稱也但其愛惜名譽亦有足多者焉其卞莊華周杞梁之輿儓乎已辱則不可以生是歸當時武士之訓條也

子囊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君子一言一動。必計其影響之所屆。事有爲一時之利者。有爲百世之利者。若乃兩者之利害不能相容。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幾窮。而首鼠之輩。往往託以自文矣。惜也未聞子囊之教也。既犧牲其名譽以捍國民目前之患。復犧牲其身命以爲國家百年之計。非眞愛國者能如是耶。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子囊有焉。

雍門子狄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耶。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西人之愛國也。有慢其國旗者。則致死焉。夫國旗則何與大計。顧爲之死者。示國之不可侮於人也。旗且不可侮。而況於國。侮且不可。而況乃動其豪末也。吾聞日本維新以前。美將軍彼理以舟至。測量其海岸線。而舉國譁然。尊攘之聲風起水涌。其後英人偶衝犯長門藩侯之鹵簿。而士爲之死者七人。是猶雍門子狄之恥越甲鳴其君也。顧自是以還。歐美諸國。遂莫或敢侮日本。士氣之足以威鄰國也。如是乎。則雍門以一死

卻越軍，又奚怪焉，嗚呼，以我國近數十年來所更之國恥，使其在春秋戰國之世也，吾知其絕吭刳腹者相屬於道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爲夸毗，傳曰，夸毗，柔脆無骨也，嗚呼，以何因緣而至於此，

田基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而去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廉士不恥人，又當時武士一信仰之條件也，城北餘子，其於道德責任，備踐之矣，

成公趙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

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曹沫藺相如皆要挾隣主以圖恢復國際上之權利耳其眞處心積慮以圖刺萬乘之君者自成公趙始而又不肯用詭道假他力以達其志一言一動皆使可法於後世嗚呼豈不賢哉豈不賢哉功不就而以身殉之是所謂殉其志者也

申鳴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衞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韓詩外傳）

新史氏曰悲哉申鳴之志事不能兩全也雖然始也順親之志終也死國之職申鳴之志事其已兩全也

豫讓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

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戰國策趙策史記刺客列傳同）

新史氏曰。堅忍若豫讓者。何事不可成哉。然竟不成。豈力固不足以勝命耶。史記索隱引戰國策云。豫讓擊衣。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案今本國策無此語。而司馬貞云云。必有所據。豈後人據史記以刪國策耶。果爾。則豫讓之目的。蓋已達矣。就使不達也。而其義聲至今日猶令讀者震盪心目。其所以感化社會者。亦深矣。夫豫子欲以愧天下後世。何知愧者寥寥也。

新史氏又曰。史記刺客列傳。首曹沫。次專諸。次豫讓。聶政。荊軻。吾敍述武士。備載諸子。而獨遺專諸何也。曹沫荊軻。皆爲國事。一成一敗。同照天壤。尙矣。豫讓聶政。俱報恩仇。恩仇者。武士道之一要素也。若專諸則爲公子光伍子胥之傀儡。無意識之義俠。徒助篡逆風斯下矣。此去取之微意也。

墨子　孟勝　徐弱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百舍重繭。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此爲

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墨子公輸篇）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

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新史氏曰、墨子聖人也、其教澤遠矣、救世之患、急人之難、無所為而為之、孟子稱墨子摩頂至踵以利天下、誠

哉其然哉。墨學非攻而尚武。魯人有學其子於墨子者。學而成。戰而死。其父懟焉。墨子譬之以是猶欲糶。糴售則慍。（見墨子魯問篇）可見墨子以戰死爲光榮。而謂求學之目的。卽在於是矣。故門弟子百數。皆可赴湯蹈火。其所以爲教者使然也。故欲備軍國民資格者。不可不學墨。觀於孟勝徐弱。重然諾。重義務。輕死生。嗚呼。聖人之徒哉。聖人之徒哉。

聶政　聶榮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榮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葅醢之誅。以揚其名也。（戰國策韓策）

新史氏曰。聶政之俠。舊史之所以稱道者至矣。吾無贊焉。勉贊一言。則曰。學聶政者當學其性情之厚而已。夫其有母存。不許友以死。猶普通之義也。乃煢煢一姊。而猶顧戀之。不欲以相累。乃至抉眼屠腸。以絕蹤跡。嗚呼。何其藹藹然孺子耶。天下豈有天性涼薄之人。而能以俠聞者哉。

趙武靈王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

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敎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戰國策趙策）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敎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

鷄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同上）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史記趙世家）

新史氏曰。自黃帝以後。數中國第一雄主。其武靈王哉。其武靈王哉。中山者。春秋之鮮虞。亦狄最大部落也。春秋上半期。狄滅邢。滅衛。滅溫。伐周。伐齊。伐晉。伐魯。使中國百年無甯息者。此族也。推而上之。則黃帝以來之獯鬻。周之玁狁犬戎。亦此族也。爲中國病者已三千年。晉人以舉國之力。滅其部落。若潞。若肥。若鼓。若廧咎如。若甲氏。若留吁。若鐸辰。若鄋瞞。而獨不能得志於鮮虞。至武靈王乃犂其庭而掃其穴也。林胡樓煩者。此後之匈奴也。爲中國患者亦千餘歲。而武靈王預摧其虺而伐其孽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吾以爲靡趙武靈王。則五胡之禍。竟見於戰國之際。未可知也。故武靈王實我族之大功臣也。舉朝實行胡服。得地改爲騎邑。其所以振厲尙武精神者至矣。卒能大張軍國主義。收不世之功。若於中國求斯巴達。則其時之趙當之矣。乃至微服冒險入秦庭。倏忽而來。倏忽而逝。嗚呼。武靈王其猶龍乎。

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

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

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新史氏曰。欲識權利思想之爲物者。請視藺相如矣。欲識權利思想與國家之關係者。請視藺相如時代之趙國矣。太史公述相如事。字字飛躍紙上。吾重贊之。其蛇足也。顧吾讀之而怦怦然刻入於余心者。一言焉。則相如所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嗚呼。此其所以豪傑歟。此其所以聖賢歟。彼亡國之時代。曷嘗無人才。其奈皆先私讎而後國家之急也。往車屢折。來軫方遒。悲夫。

侯嬴　信陵君　朱亥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有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

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史記信陵君列傳）

新史氏曰。屈指古今中外歷史。其以一人之生死。拯萬乘之國於瀕亡之際者。有幾乎。誦西史者。莫不艷稱法之奇女子貞德氏。若以比諸侯生。何足算也。侯生眞絕代佳人哉。然非信陵公子之義俠。亦何以得之。公子固完全一武士之人格。好客又其餘事耳。去千乘之位。而入虎穴。以急朋友之難。吁何可及也。論者以廁諸平原孟嘗春申之列。烏足以知公子。

毛遂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史記平原君列傳）

新史氏曰。毛遂一小藺相如也。其智勇略似之。其德量不逮。要亦人傑也已。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

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寗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寗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資治通鑑卷六）

新史氏曰。魯仲連踔躒一書生。未嘗與聞諸侯之政。未嘗預軍事。然觀其折梁使。存趙國。其詞氣之間。一何凜然其不可犯也。其權利思想。一何高尙而圓滿也。秦將聞之而爲退卻。蓋浩然之氣。有以勝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魯仲連先生於齊。於趙兩見之矣。先生眞墨者之徒哉。孔叢謂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然則魯仲連何爲不可學而致也。豈惟魯仲連。凡古來之豪傑。皆予我以可學之模範矣。而學者曰。我不能我不能。獨奈之何哉。

附左太沖詩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覊。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附李太白詩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

瀟蕩人拂衣可同調。

王歜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刧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天下事有目的在此。而結果在彼者。如弘演之存衞。王歜之復齊。是矣。彼當其就死也。以是爲踐道德之責任。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至其更生出絕大之影響。非彼所敢望也。而精神所感。遂以至是。然則沾沾焉計功而後爲義者。其亦不誠也已耳。不誠故無物。

虞卿　平原君

秦范雎數魏使須賈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飮。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飮數日。

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讎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擧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授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新史氏曰。虞卿可不謂賢耶。不惜擲相印以急其友之難。以視郭揖之於范滂。(見後漢書黨錮傳)愈難能而可貴矣。去官後乃著書以覺後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謂虞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虞氏春秋十五篇。六藝略虞氏微二篇是也。太史公救李陵。亦頗類虞卿。故史記頗稱道之。抑平原君身在虎口。而不肯賣友以求免。所謂濁世佳公子非耶。魏齊以不見重於信陵。遂自捐棄。亦古武士之遺哉。

縮高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也。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戰國策魏策）

新史氏曰。犧牲其身以免國難者。吾於鄭叔詹之後。得縮高焉。抑縮高不陷其子於非義。可謂能愛子矣。不以愛子之故而陷其國於難。可謂能愛國矣。抑信陵君之愛義若渴。亦有足多者焉。微信陵曷能成縮高之名哉。

荊軻　高漸離　燕太子丹　田光　樊於期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

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敎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敎。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

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其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

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駡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史記刺客列傳）

新史氏曰。擊刺者。對付民賊最後之手段也。彼俄羅斯虛無黨。亦曷嘗不欲以戎馬矛戟相從事。而卒不得不乞靈於炸彈匕首者。勢使然也。蓋當時人人心目中。皆惟有此最後之一著。荊軻之死也。而先之以田光。中之以樊於期。又有高漸離以爲之尾聲。吁何其多賢也。雖由風氣養成使然。抑時勢亦有以造之矣。荊卿以還。次有張良。次有貫高。皆同起於前後三十年間。自茲沈沈黑闇數十世紀。不復有此等人物聞於歷史矣。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先民之元氣。斲喪如此其易也。誰之罪歟。

附陶淵明詩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强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爲任俠。（下

略）（史記留侯世家）

新史氏曰。留侯。天下之大俠也。龐侯吾贊。太史公詫其狀貌如婦人好女。夫武士道者。非膂力之謂。心力之謂也。婦人好女何害其爲武。或曰。留侯晚歲。蓋得道焉。吾謂留侯。以道自隱者也。夫使武士而不得不以道自隱。世變蓋可知矣。自留侯以後。而武士蓋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云。吾敍述至此。而幾不禁獲麟之涕也。

項羽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　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敎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

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復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

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往。乃自刎而死。（史記項羽本紀）

新史氏曰。項王爲不世出之英物。至今百世後。婦人孺子。猶能道之。甯俟吾喋喋。史記本紀萬餘言。皆鐵血之歷史也。本編義取別裁。不可悉錄。錄其最可矜式者。若其以新造烏合之軍。抗積威之秦。以救瀕亡之趙。可不謂義俠耶。不忍於人民之苦戰。而欲與漢王決鬥。可不謂仁勇耶。垓下末路。不肯渡江。而云無面目以見父老。此乃眞武士之面目也。唐人詩曰。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是豈足以語於血性男子之心事哉。若乃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則又事勢不同。未可以相非也。

田橫

（前略）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衞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史記田儋列傳）

新史氏曰。太史公旣傳田王。重爲贊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云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哉 其所以崇拜者至矣。求諸近代歷史。則臺灣鄭氏。殆庶幾焉。顧亡鄭氏者。鄭氏部將也。以視田王之客。何其遠矣。齊自太公以來。卽世與萊徐夷競。故其軍國民主義。養之至深且厚。以五百人者結八百年之局。其亦不負太公管子之敎矣。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田王有焉。

樊噲

項王宴漢王於鴻門。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

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史記項羽本紀）

沛公至咸陽。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史記留侯世家）

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史記樊酈滕灌傳）

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今歌唫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漢書匈奴傳）

新史氏曰。吾於漢興諸傑中。最愛樊將軍。鴻門之會。智等藺如。勇過毛遂。提追曹沫。無將軍則無漢王。人人同知矣。若其諫咸陽狗馬之愛。糾寢疾倦勤之失。何其明於大體也。匈奴侵暴辱中國。自平城敗後。舉中國畏之如虎。獨將軍不能忍。願以十萬橫行。蓋武士可殺而不可辱也。季布說行。而中國對於外族。乃不競矣。數千年

來。造成一對外可恥之歷史。悲夫。使樊將軍說行。則文景間之禍。或不至若是甚耳。後人徒見淮陰羞與噲伍。謂噲一粗豪武夫耳。實則噲之識量。甯信等所及邪。

貫高　田叔　孟舒　趙午

漢五年。張耳薨。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鞲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幷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上。皆幷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公實無謀。而幷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

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擧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中略）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史記田叔列傳）

新史氏曰。語有之。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貫高。豈所謂從容就義者耶。以視趙午等之以一死自謝。何其

遠矣。抑漢王一無禮。而趙之士數十人皆欲以死報。（田叔傳言趙相趙午等數十人）其猶越甲鳴君之恥歟。顧何以能舉朝一致若此也。張敖孱王安足以致此。則三晉之遺澤長哉。有田橫之客五百以結三齊。有貫高之徒數十以結三晉。先民有靈。其亦瞑矣。至若孟舒守塞。民爭爲死。非平日以武士道精神素養之烏克有此。孰謂孟舒而僅長者也。

朱家　劇孟　郭解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敎。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無不延頸願交焉。（史記游俠列傳）

高祖購求季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季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

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朱家以此名聞當世。（史記季布欒布列傳）

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史記游俠列傳）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

夜半過門嘗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史記游俠列傳）

新史氏曰。閭里之有游俠。其武士道之末運乎。上焉既無尚武之政府。以主持獎厲之。中焉復無强有力之賢士大夫。以左右調護之。而社會不平之事。且日接於耳目。於是乎鄉曲豪舉之雄。乃出而代其權。太史公曰。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夫生於專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委轉溝壑。在上者既無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網嚴密。爲阱於國中。或偶觸犯。而非有意也。或並未觸犯。而乾餱之怨。挾之枉曲之吏。從而羅之。則宛轉無所控告。束身爲魚肉。以待命於刀俎已耳。於此時也。有人焉能急其難。

致死而之生之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俠者必其與現政府常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也其始也所有行動皆起於不得已及其習焉養成一種沈鬱恣睢之特質而勢力復足以盾於其後則可已而不已者有焉矣太史公曰俠以武犯禁俠之犯禁勢所必然也顧犯之而天下歸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於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於天下之人心也孔子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於霸者亦夾節取焉吾於游俠亦云然矣雖然爲俠亦有界說焉曰於政府所禁其不慊於人心者則犯之宜也非謂凡所禁者不論直與不直而一切犯之也若最初之俠朱家劇孟之徒蓋知此義郭解以後扶其藩籬矣若史所記鑄錢掘冢睚眦報怨其手段一何卑劣也其悖反於武德抑亦甚矣春秋戰國之武士必不爲卽朱家劇孟亦所不屑也自解以還風益不競史公傷之曰盜跖居民間者耳則武士之面目被此輩點污無所復餘矣雖然使游俠長存而欲其長保此界說也能耶否耶曰勢必不能吾固言游俠之起由社會之不平有以胎之不平與不平相乘則愈生不平其必橫決而失其常度者勢也毋語古者請言今日今日之社會其尋常人隨波逐流爲腐敗之空氣所呑滅若其少年踸踔有氣之士則其舉動又往往奔軼於道德之範圍外者何也斯固不得盡爲若人咎也社會一種秋冬之氣實有以造之欲爲根本的救治非春夏其社會焉不可夫不見日本二十年前浮浪之士徧滿國中而社會若蹙乎其不可終日也而今也嬗代未及一世而舉國何融融也由此言之閭里有游俠必非社會之良現象明矣雖然苟舉社會之不平而平之使游俠無可以存立之餘地則社會之福也而不然者以不平益不平並一線萌蘖之游俠而施斧斤焉則必至斷絕國民之元氣而其國非糜爛於盜賊卽篡奪於外族此數千年來我國史得失之林也嗚呼由春秋戰國之武士道而一變爲漢初之游俠其勢之不足以久存

抑章章矣。蓋其武德已不復能循正軌而行。而橫溢焉以乖其性。淺譬之則猶窮鼠之齧貓也。終亦必爲貓斃而已。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間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鋤之。以絕其將衰者於現在。而刈其欲萌者於方來。武士道之銷亡。夫豈徒哉。新史氏曰。吾述中國之武士道。起孔子而訖郭解。陰氣森森而來襲余心。吾投筆欷歔而涕交頤。

嗚呼。「中國之武士道」終。吾以白衣冠送中國之武士道。吾以錦繃葆迎中國之武士道。一靈未沫。輪迴不謬。魂兮歸來。重爲祝曰。「中國之武士道」現中國之武士道魅。

甲辰十月朔夜。長風緊雞鳴人靜燈炧墨凍時閣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臺二版



中國之武士道（全一冊）

基本定價肆角貳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梁啓超

發行人　劉克寰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雙園街六〇巷九〇號

發行處　臺灣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Section 1, South Chungki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總）甲書

No.7899　臺參（文・廠）



內政部內版臺業字第〇〇〇六號登記證

